大道论 《上 篇》   
  
　　大道者，统生天、生地、生人、生物而名，含阴阳动静之机，具造化玄微之理，统无极，生太极。无极为无名，无名者，天地之始;太极为有名，有名者，万物之母。因无名而有名，则天生、地生、人生、物生矣。今专以人生言之。父母未生以前，一片太虚，托诸于穆，此无极时也。无极为阴静。阴静阳亦静也。父母施生之始，一片灵气，投入胎中，此太极时也。太极为阳动，阳动阴亦动也。臼是而阴阳相推，刚柔相摩，八卦相荡，则乾道成男、坤道成女矣。故男女交媾之初，男精女血，混成一物，此即是人身之本也。嗣后而父精藏于肾，母血藏于心，心肾脉连，随母呼吸，十月形全，脱离母腹。斯时也，性浑于无识，又以无极伏其神，命资于有生，复以太极育其气。气脉静而内蕴元神，则曰真性;神思静而中长元气，则曰真命。浑浑沦沦，孩子之体，正所谓天性天命也。人能率此天性，以复其天命，此即可谓之道，又何修道之不可成道哉！奈何灵明日著，知觉日深，血气滋养，岁渐长岁。则七情六欲。万绪千端，昼夜无休息矣。心久动而神渐疲，精多耗而代益惫，生老迫而病死之患成，并且无所滋补，则瘵病频生。而欲长有其身，难矣。观此生死之道，人以为常，诚为可惜，然其疾病临身，亦有求医调治，望起沉疴，图延岁月者，此时即有求生之心，又何益乎?予观恶死之常情，即觅长生之妙术，辛苦数年。得闻仙道。仙道者，长生之道也，而世人多以异端日之。夫黄老所传。亦正心修身、治国平天下之理也，而何诧为异端哉！人能修正身心，则真精真神聚其中，大才大德出其中。圣经曰，"安而后能虑"，富①哉言乎!吾尝论之矣。有如子房公之安居下邳，而后能用汉报韩;诸葛君之安卧南阳，而后能辅蜀伐魏;李邺侯之安养衡山，而后能兴唐灭虏;他若葛稚川之令勾漏、赵清源之刺嘉州、许真君之治旌阳，是皆道成住世，"出仕安民者，彼其心不皆有君父仁义之心哉!孔子鄙隐、怪，孟子拒杨、墨。隐也者，乃谶纬说。封禅书之类，怪也者。乃微生高、陈仲子之类，仙家不然也。长春朝对，皆仁民爱物之古，希夷归山，怀耿介清高之致，何隐、怪之有哉!杨子为我。墨子薄亲，仙家不尔也。三千功行，济人利世为先资，二十四孝，吴猛、丁兰皆仙客，又何杨、墨之可同哉！孔曰"求志"，孟曰"尚志"，问为何志。日仁义而已矣。仁属木，木中藏火，大抵是化育光明之用，乃曰仁；义属金，金中生水，大抵是裁制流通之用，乃日义。仙家汞铅，即仁义之种子也。金木交并，水火交养，故尝隐居求志，高尚其志，而后汞铅生，丹道凝②。志包仁义汞铅，而兼金木水火之四象，求之尚之者，诚意为之，意土合而五行全。大道之事备矣。故孔、孟当日，只辟隐、怪、杨、墨，而未闻攘斥佛。老。唐、宋以来，乃有韩、朱二贤，力辟二氏，诸大儒和之，群小儒拾其唾馀，以求附尾，究竟辟著何处?反令世尊含笑，太上长叹。小儒辈不过徒吹滥竽，未必有韩、朱之识见也。何以③言之?韩、朱之辟二氏者，辟其非佛非老之流，非辟真学佛、老者也。不然《昌黎诗集》往来赠答，又何以极多二氏之人!如送张道士有诗，送大颠有诗。送惠师、灵师皆有诗。或以为借人发议，故于惠师云“吾疾游惰者，怜子愚且淳”，于灵师亦云"方将敛之道，且欲冠其颠"，似讥之矣，然何以于张道士尽无贬词，于大颠师全无消语?盖此二师者，乃真仙真佛之徒。张仙以尚书不用而归真，颠佛以聪明般若而通禅，虽昌黎亦不能下手排之，肆口毁之也。且其家又生韩湘仙伯，雪拥蓝关，盖已知远来者之非凡人也。朱子少年亦尝出入二氏，盖因不得其门而入，为二氏之匪徒所迷，故疑其虚无荒诞，空寂渺茫，回头抵掳耳。迢其晚年学博，则又爱读《参同契》，并云，"《参同》之书，本不为明《易》，盖借此以寓其进退行持之候耳。更与人书云，"近者道间不挟他书，始得熟玩《参同》"，是更津津然以仙道为有味也。然则韩、朱二贤，特辟其非佛非老之流，非辟真学佛．老考也。否则前后一身，自相矛盾。则二贤亦可笑也。予也不才，窃尝学览百家，理综三教，并知三教之同此一道也。儒离此道不成儒，佛离此道不成佛，仙离此道不成仙，而仙家特称为道门，是更以道自任也，复何言哉!平允④论之日:儒也者，行通济时者也;佛也者，悟道觉世者也;仙也者，藏道度人考也。各讲各的妙处，合讲合的好处，何必口舌是非哉!失道者，无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已矣。孔子隐诸罕言，仙家畅言之，喻言之。字样多而道义微，故人不知耳。人由天地而育，亦由父母而生。顺而用之。则鼻祖耳孙，嗣续而成，逆而用之，则真仙上圣。亦接蹬而出，同其理也。《悟真篇》云，"修身之事，不拘男女。此金丹大药。虽愚昧野人，得之立登仙位。"不拘贵贱贤愚、老衰少壮，只要素行阴德，仁慈悲悯，忠孝信诚。全于人道，仙道白然不远也。又须洞晓阴阳，深参造化，察其真伪，得阴阳之正气，觅铅汞之真宗。方能换骨长生，居不夜之天，玩长春之景，与天地阿久，日月同明。此正大丈夫分内事也。至于旁门邪径，御女采阅，服炼三黄，烧饵八石，是旁门无功也。又有以按摩导引，吐纳阿随，修服药草，为养生之方者，虽能暂去其疾，难逃老衰命尽，而被达人耻笑也。伯端翁云，"闭息一法，若能忘机绝念，亦可入定出神。"奈何精气神属阴。宅舍难固，不兔有迁徙之苦。更有进气补血。名为抽添接命之本者，亦能避疾延年，保身健体，若欲服食养就胎仙，必不能也。其他旁门邪径，乃实为苦道之异端也，何足道哉!或者谓人之生死，皆有数定，岂有违天数而逃死者，独不思福自我求，命自我造，阴骘可以延年。学长生者，只要以阴功力体，金丹为用，则天数亦可逃也。伏维我太上道祖，列圣两真，施好生之心，广度人之愿，宏开玄教，秘授仙方，名日金丹。原始婴终，因此尽露天机，大泄元奥，其中行持妙用，三候三关，九琴九剑，药材法器，火候符章。悉已敷衍全备，各宜详究诸经，以还其性命之本。予论虽俗，义理最美，所谓真实不虚也。倘得者无所猜疑，庶可以行特下手，虽不遇明师好友，得遇此书。即如师友在前，自能顿悟无上也。较诸行世丹经，悉合一理，罔不洞彻。实属苦海之慈航，指迷之智烛，虽曰行之惟艰，然勿畏难而苟安也。再有进箴者，身抱金丹之后，即宜高隐洞天，深藏福地，勿以黄白卖弄朝廷，为方士之先导，隐显度世，以待天符，白日飞升。不露圭角，此方为无上上品真人。历万劫而不坏者也。后来同志。玩之鉴之。

　　长篇巨观，首探大道之源，而讲生人之理，与人生老病之故，引彼回头向道，修正治平，如古来英雄神仙，身名两树，忠孝两全，非同杨、墨、隐、怪。使人知此道亦儒道也，养汞培铅，无异乎居仁由义。韩、朱辟二氏，只辟二氏之假徒，更为通论。外扫旁门邪径，一归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道，振聋发聩之洪响，经天纬地之大文。

注释：

①富:抄本作"旨"。  
②凝:抄本作"成"。  
③以:原缺，从抄本补。  
④允:原误作"充，从抄本改。

　　大道论 《中 篇》

　　天地之间，至灵至贵者，人也;最忙最速者，时也;可大可久者，金丹也。惜人多溺于功名富贵场中，爱欲恩情之内，狼贪不已，蛾扑何休，一朝大限临身，斯时悔之何及!惟其甘分待终，就死而已。谁知有长生不老之方，谁悟有金丹灵药之妙，减可借哉!此金丹灵药，非世间之所无有①，非天上之不可得者，只在于同类中求之，乃生身固有之物也。简而且易，至近非遥。余尝有《金丹赋》记之，词极朗魁，今追忆其中段云，"夫造金丹者，始则借乾坤为玄化，学造化于阴阳。识二八之相当，知坎离之互藏。候金气之满足，听潮水之汪洋。继则看铅花于癸后，玩月夕于庚方。制刀圭于片晌，罢龙虎之战场。唤金公而归舍，配玉女而入房。"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先儒曰："圣人不言易，以滋人之惑;亦未尝言难，以阻人之进。"若人用意追求，殷勤修炼，自必入圣超凡，长登寿域，永享无穷之乐也，岂小补哉！且人为功名富贵，亦有备极穷苫而后可成者。若以劳苦之心。易而为修炼之心，将见九还到手，万劫存神，以比功名富贵，孰短孰长耶？:仲尼日，"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"义日，"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"不仁不义，莫甚于狂贪妄想。胡氏曰："志于通则外物不足以累其身。"《悟真》日，"若会杀机明反复，始知害里却生恩。"是知欲求还丹，必先绝欲。欲求绝欲，必勤杀机②。勤于杀机者，刻刻有灵剑在手，外欲乍乘。急须就起杀机，勿容纵意，久久纯熟，对境无心，即可行反本归根之道。《易·翼》曰:"终日乾乾，反复道也。"反复之道。得长生之果证也，人胡不勉而行之?万物如草木之汇。犹能归根反本。以历岁时;人为万物之灵。动至死地，是反不如草木也，能不愧乎?夫此反本归祸之道，又非邪径旁门之说也。世人以德行为先，阴功力本，察阴阳选化之机，求玄牝乾坤之妙，辨二八坎离之物。定金花水月之时，施降龙伏虎之成。明立命生身之处，其间致虚守静，他主我宾 日月交光，戊己为用，则丹成反掌矣。《易》日:"男女媾精。万物化生。"人有此身，亦因父母而得，倘无父母，身何有乎?故作金丹之通。与生身事同，但顺则成人，逆则成仙，顺逆之间，天地悬隔，只要逆用阴阳，自然成就，并非邪径旁门也。兹余所论，大泄真机，皆列圣口传心授之旨，人能照此下手行持，自能夺天地玄妙之功，穷鬼神不测之奥，诚金丹之口决也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别传。先贤云:"圣人未生，道在天地；圣人已往。道著六经。"予之末论，虽不敢与圣经相比，亦可为问道之正途，如拨云雾而见青天。似剪荆棘而寻大路，坦然无碍，豁然有门。学者若能专心研究，自然默契仙缘，幸勿轻易视之也。万金难换，百宝难求，勿示非人，尚其重之。

　　《悟真篇》云，"学仙须是学天仙，惟有金丹最的端"。此篇专讲金丹外药，而金液内药亦次其中矣。反反复复，总劝人及时省悟，炼己求铅。觉世婆心，传神简上。旧赋一段，句句口诀，有志者再求口诀中之口诀，则还丹不难矣。

　　大道论 《下 篇》

　　一阴一阳之谓道，修道者修此阴阳之道也。一阴一阳，一性一命而已矣。《中庸》云，"修道之谓教"。三教圣人，皆本此道以立其教也。此道原于性、本于命。命犹令也，天以命而赐人以令也;性即理也，人以性而由天之理也。夫欲由其理，则外尽伦常者其理。内尽慎独者其理。忠孝友恭，衷乎内也，然著其光辉，则在外也；喜怒哀乐，见于外也:然守其未发，则在内也。明朗朗天，活泼泼地，尽其性而内丹成矣。大欲全其令，则殷勤顾之者此令，依法用之者此令。存心养性，此顾命之勤劳也;集义生气，此用令之法度也。炼气化神，炼神还天。复其性兼复其命，而外丹就矣。吾愿后之人修此正道，故直言之。修道以修身为大，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，意诚心正，则物欲皆除，然后讲立基之本，气为使焉，神为主焉。学者下手之初，必须知一阳初动之候。真铅始生之时，其气迅速如电，而不能久居于先天，霎时而生癸水，顷刻而变经流，迨至生形化质，已属后天而不可用矣。昆仑之上有玄门，其窍甚小，阴阳会合时，不许动摇，待其情性相感，自然彼我相通。凡有形质者，不能升入窍内，夫惟真气橐龠，乃能进于窍内也，故圣人直指先天一杰，冲开此窍，又曰修行之径路，可以续命延年，修真而全真，无来无去，不生不灭。今之愚人，闻说有用生阳之道者，却行御女巧诈之本，正如披麻救火、飞蛾扑灯，贪其美色，胡肆纵横，日则逞力多劳，夜则恣情纵欲，致使神昏杰败。髓竭精枯，犹不醒悟，甘分待终。古之贤人不然，忠孝两全，仁义博施，暗行方便，默积阴功，但以死生为念，不以名利关心，日则少虑无思，夜则清心寡欲，以此神全杰壮，髓满精盈。每叹凡躯，如石中之火。似水上之沤。未闻道者急求师。已闻道者急求药，又能广参博采，信受奉行，求先天之大药，寻出世之丹方，忙忙下手速修，惟恐时不待人。失道者，岂是旁门小技，乃至人口传心授，金液还丹之妙道也。非定息二乘之法，乃最上一乘之道，以有为入无为，以外药修内药。以已而求彼，以阴而配阳，以铅而投汞，以杰而合神。无为者，非防危守城之方．温养冰浴之事，乃得丹之后，脱胎神化之功也;有为者，非采战提吸之术、九一动摇之法，乃安静虚无之道，守雌不雄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此即末得丹之前，炼己筑基之事也。有为无为，体用之始终已见于此;内药外药，出处之法相又详于彼。外药者，在造化窟中而生;内药者，在自己身中而产。内药是精。外药是杰，内药养性，外药立命，性命双修，方合神仙之道。大修行人欲求先天外药，必炼己以待阳生，用神杰炼成慧剑，采金水匀配柔刚。古人采药进火，全凭此物。除七情之患，去五贼之害。若无炼己以去贼之患害，则不能常应常静，魂魄焉能受制?情欲岂不相干?若要入室施功，临炉下手。则外火虽动。而内符不应。只因刚柔末配，以此慧剑无锋，群魔为害，心神不宁，欲念杂起:故乃逐境飘流，致使汞火飞扬，圣胎不结。如使炼己纯熟。则心无杂念，体若太虚，一尘不染，万虑皆空，心死则神活，体虚则气运，方许求一阳之道、二候之功。还丹容易。炼己最难!凭慧剑剖破鸿氵蒙，舒匠手凿开混沌。却用阴阳颠倒之法，水火既济之道，乃行地天交泰，使阳居下，火必照上，令阴在上，水能润下，只要苦行忍辱。身心不动，己之性若住，彼之气自回。人能如此，使得守雌不雄。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之效也。太极将判之间，静以极而末至于动。阳初夏而未离乎阴，候此真先天宠降，以法追摄，送入黄庭之中。日运己汞，包固周密，汞气渐多。铅气渐散，合丹于鼎。又须调停真息，周流六虚，至声寂而意合，乃气匀而脉住，丹始凝结。待圣胎气足，十月功圆，脱胎神化，降生婴儿，调之纯熟。出入纵横，往来无碍，不被群魔引诱，只待九转功成，面壁之时，炼精则化杰，炼神则化虚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，此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。是道古人不传于世，盖缘愚人信之不笃，行之不勤，而且反生诽谤，是以秘而不传。予自得遇至大以来，述此修身秘要，以警觉后学。同志者各加昭勉，共陟仙都。

　　此篇穷性命之真，发圣贤仙佛之理，本本原原，如疏如注。有为无为之序，内药外药之分，养胎脱胎之妙，尽著简编，观止已蔑以加矣。